

## 她去了妈妈舞厅

那天下午，她按照惯例开始拖地。

这是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例行午后工作。

其实瓷砖地并不是那么脏，她在进门之后的整条阳台上都铺了地毯，已经消除了鞋子上的大部分灰尘，再加上只准脱鞋才走进房子，屋里其实没那么多灰尘，她只要不时把那条通路吸吸尘就很干净了。

可是，她还是习惯性的每周花好几个钟头把全家拖两次地。

家里的人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辛苦得很，要是能回到一个干净清爽的家，一定会很安慰的。家就是外出打拼的人休息的地方，不是吗？而且她的世界就是这个家，把家里弄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，也算是她的成就吧！

再说，上回在家长会遇见女儿同班同学的母亲罗太太，说是今天要带她出去玩玩，要是家里没弄干净，怎么对得起家人呢？

她更用力的拖着地了——带着一股要出门的兴奋。

罗太太带着她到了林森北路，上了一栋大楼的十一楼。

纯跳舞的，都是老师教，没有什么不好的人在里面，来，我请客。——罗太太一面说一面替她付了入场费，才一百多块。

舞池顶上装了好多亮得不得了灯泡，还有像电影里面舞厅才有的反光球，不断的投射着眩目的闪光，周围舞客休息的地方反而比较暗。舞池里大部分是女人，而且是和她一般年纪的女人，有的和男人用心的踏着舞步，有的和女友练着节拍，另外还有一些在舞池后方的整面墙镜前一面跳一面检视自己的舞姿。

她从来没想过会有那么多女人，和她一样年纪的女人，下午不在家拖地或者睡午觉而跑来跳舞，而且跳得那么起劲。

罗太太的老师是一个穿着整齐，面貌普通但是很有礼貌的男人，罗太太在车里时还说打电话约他来这里跳，一小时要八百块呢！师生二人什么客套话也没说就下了舞池，那种架式还真像第四台教舞的录像带，中规中矩的呢！

她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桌边，好怕会有人过来请跳舞。什么人都不认得，真后悔莫名其妙跟着罗太太来。

跳了一轮，两支曲子下来，罗太太说要休息，叫她也和老师下去玩玩。

我好多年没跳了，老早忘了，我在旁边看看就好了。——她惶恐的推拖着，

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挫折老师脸上和善的微笑，于是脚步迟迟疑疑的下了舞池。

曲子是熟悉的流行歌改编的，常常在综艺节目中所听到。她安心了一点。

老师带着她在舞池中摆好架式，轻轻推着她跟上舞曲的节奏，随着其他的舞者晕晕眩眩的旋转在闪烁的灯光下。

腰要直，手肘要抬高，头要抬起来，要有一种顾盼自如的样子。脚步要轻轻的滑过舞池的地面，轻飘飘的，好像是最熟练的舞者一样。——她慢慢的感受到舞蹈的身体图像。

在墙镜的影像中，她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太矮，也不平庸，只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拖地、抱小孩、切菜洗菜中卷曲了自尊而已。

在轻巧的乐声中，她学着调整身体的节奏扣上音乐的节奏，她清楚的感觉到身体从沈睡中醒来。那种逐渐自我操控、身乐合一的快感是例行的家事工作中完全没有的。

对面的老师专心的提示着她如何摆头，如何扭腰，如何抛掷眼神。她惊讶的发现可以和一个陌生男人那么亲近而不感觉不自在。

原来跳舞可以是那么轻松愉悦、巩固自信的经验。

她突然感觉到自己又回到了少女时代那种自在自主，但是显然摆脱了年轻时的羞涩和退缩。这种新找到的力量使她兴奋得莫能自己，脚下也更加轻快。

换了罗太太跳。她坐在黑暗的兴奋中，捉摸着新找到的身心悸动感受。

原来，除了拖地以外，我和地板还可以有这种愉悦的关系，等下我要问罗太太要老师的电话，星期五再来跳。

她计划着。